

行健旬刊

第二十四期

寫 在 卷 頭

平市公安局長問題

因爲華北軍事由「抗日」而「妥協」的結果，所以在政治上引起不少波瀾。先之以華北政整會的改組，繼之以察哈爾的政變，皆其肇端大端，影響所及固不止牽動華北大局而已也。但決不料因此波瀾的推動，竟會在平市發生公安局長的不幸事件！

查自月之四日行政院決議：「北平公安局長鮑毓麟另有任用，應免本職，遺缺調青島公安局長余晉蘇補充。」翌日余即來平，延至十一日卒因有挽鮑運動發生，未能交接。嗣此，忽又由市府另委代理，行政院尙無表示，而挽鮑運動則更行擴大。於是平市公安局長問題，不幸竟造成很嚴重的局面。自然頗值注意。

本來，國家一官吏之調動，政府固然可以發表任免，民衆又何嘗不可以表示挽拒！不過像這事件的發生，其真正原因既由於所謂「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惡例，而演變起來，又因爲大家「丟人」和官方「面子」種種情形的失當，遂愈使此事件陷於「僵局」的不幸，這真是出乎人意料以外的不幸！

尤其不幸的，此事件竟因鮑局長爲遼籍而牽扯到東北人一事。吾人敢斷言，此次挽鮑運動之發生，既非爲鮑，更非爲東北人，所爲北平市耳！此觀於挽鮑團體之爲平市各團體而非盡爲東北人已可証明，無待贅述。

吾人固知「平市爲中國之平市，爲北平全體市民之平市」（天津益世報社論語），且亦知凡屬中國人，或平市市民既皆有充任平市市長的資格，亦皆有挽救平市市長的資格。如此則平市局長縱不能限制必爲東北人，但亦不能限制必爲非東北人，挽留平市局長，縱有東北人參加，但亦決不能因鮑爲東北人而遂謂挽鮑爲東北人而非爲平市，此理至明，又何待贅述！

不幸的東北人，處此省亡家破的今日，除對暴日努力奮鬥，冀復失地外，更何能再有餘力去打破歷來「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惡例！且更何能再保存東北人在內地服務的機會！但最低的限度，未嘗不希望我政府國人勿稍存歧視的見地，致東北人於亡省之餘再感亡國之痛則幸甚，區區平市公安局長問題，猶其小焉者耳！（子曰）

斥日新外相廣田怪論

在所謂「焦土外交」已貫徹兩年後的日

寫在卷頭	東北關地
平市公安局長問題	急謀救濟流亡關內
時事專論	之東北失業同胞
古巴革命與美國加	廣安中學概況
利比安政策	他山之石
國聯技術合作與中	凱木爾
中國的出路	文藝
中國民族復興的障	工人之死
礙	局長的理論
東北論陷史料	東北簡訊述評
遊北滿三線歸來記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九月十八日出版
編輯總代售處
行發兼
北平
東北
行健旬刊
會學健行北東
局書友民平北

本外交，忽然內田去廣田來，表面上似乎要另轉變一個新方向了。詎料廣田出台之後，突於月之十六日向外國記者發表聲明書，竟有『苟中國能承認『滿洲國』與其現在地位，中日關係必可轉佳』之怪論。是廣田仍蹈襲前轍，謬妄到底，所謂『換湯不換藥』耳！

本來，暴日一日不取銷『滿洲國』，中日一日無交涉之可言！此為中日關係之先決問題，先決問題不能決，則在暴日之外交政策如何與我已不發生關係，內田廣田，一而已矣，吾人又何必過問！

惟望我政府我國人，仍堅持以自力收復失地之決心，不為暴日鬼域技倆所誘惑。吾人固相信在今日之情況下，國人決無敢主張承認『滿洲國』者，但亦切望政府當局勿因目前利害小節，妄冀中日關係轉佳，不然試看廣田這次的對外發表的狂論，寧非已向國人當頭捧喝！ (子曰)

大學畢業與高等考試

不見得每一個大學畢業生都是『棟梁之才』，但是至少政府設立一個大學，他的原意是在造就『棟梁之才』。是在選拔，『棟梁之才』；就是退一萬步說，也是在造就『有用之才』，絕對不是想大學畢業，令他變作『無業遊民』，變作『高等流氓』，變作『給國家壯門面的裝飾品』，變作『第一流高等消費者』，變作『廢物點心』，假如一個國家每年由政府拿出大量的款子——當然這是一般民衆所擔負——去辦大學，結果不能利用它，這只能說『政府浪費人民膏血』，

浪費教育人才，『國家的病態』，『民衆厄運』，也可以說是『亡國的象徵』。至於大學畢業生，是否够上說——不要說『棟梁之才』——『有用之才』，固屬疑問，但是，至少應予以相當機會去觀察他考驗他。就以北平而論，國立四個大學——北大，清華，師大，北平——每年需四百八十餘萬元，而學生為數不過四千餘人，每一學生自入校到畢業，政府負擔的非五六千元不辦，學生自身亦需二三千元，但是畢業如之何？在政府大似『化完錢算是職責已盡』，在學生，有高親貴友提携，固可學土木工程，其無親友提携的，舍『回家賦閒』一途，還能有第二步嗎？固然，國府考試院有高等考試，其考取的是否都能『月俸五十』？練習二年之後，沒有『大』親『大』友保薦，是不是依然繼續練習，依然『月俸五十』？

都有疑問（考取後任用辦法在數日前世界晚報見之，惜健忘不能指出某日）即或能：考而取，取而用，但是在比例數中究竟還是極少數，其未參加考試，或考試未被錄取的——當然，不一定未被錄取的都不如被錄取的，特別是在中國的考試制度之下——大多數大學生們，難道大事不勝任小事也不濟事嗎？假如大事由『內定』定之，小事也無機會令他們去作，那何如乾脆把大學校取消！國庫既能寬裕，學生亦無『畢無業』之苦！ (籬秋)



東北簡訊述評

傀儡末路當然如此！

所謂紅人尙且如此！
▲有志傀儡者其鑑諸！
『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無論古今中外，凡是被人利用，做人走狗的原則。何況殘酷無情的暴日！何況暴日對待這東北一文不值的傀儡！

東變二年了，暴日玩弄一班傀儡，一幕一幕的擺布，已竟快到了『直接處理』的地步。所以在叛逆組織裏的脚色，傀儡是一天比一天減少，日人是一天比一天加多，這已是有目共見的事，何待贅述！尤其是那一班自命為暴日走狗的『紅人』們，像于沖漢是在大連被殺了！丁超是在哈爾濱被槍斃了！熙洽是被軟禁了！張景惠特區長官被撤也被監視了！年來比較『官運亨通』的『紅人』，新任命大哈爾濱市長兼特區長的呂寰，和達到渴望目的的新黑龍江省長孫其昌，可算是數一數二了，但是最近也要到了末路了！不信，請舉兩例看看：
據新由哈爾濱來人談，自從中俄戰事後，失意的呂榮寰，認為被東北最高當局所不信任，已是異常懊喪，東變後，遂認時機不可失，乃對日人大事拉攏。果爾歷時年餘，一帆風順，居然一躍而被任為大哈爾濱市長，且代『開國元勳』的張景惠兼充特區長官

古巴革命與美國加利比安政策

固

古巴革命風潮，雖已漸趨穩定，但在美國與古巴兩國關係上，却形成了困難問題。古巴各派革命代表表示反對向抱親美政策之塞斯貝特總統，而創立於美顯有不利之革命政府。美國對此革命政府，果將予以默認乎？抑或加以干涉乎？若因干涉而引起古巴之反抗時，美國將以勃拉特修正案為根據而與之對抗乎？抑將採取其他緩和手段以解決之？凡此種種，皆為美國加利比安政策之困難問題也。墨西哥之承認古巴革命政府，對此時局，又增不少嚴重與複雜，若南美各國對墨西哥之承認，予以贊同，則不僅加利比安政策大受打擊，恐門羅主義亦將受其影響也。

承認美國為維持古巴合法政府，有行使干涉之權。古巴憲法會議對此案最初附有條件，但以美國之反對，卒於一九〇一年為古巴憲法會議所採用，成為憲法附則。

今美國對古巴之干涉，果如古巴革命代表所稱為不正當耶？抑如美國所云，係根據條約上之權利而發動者耶？此乃爭論之焦點。然則，所謂勃拉特修正案究何所指？此修正案乃古巴獨立當時與美國所訂之規定美國與古巴兩國關係之法案，全部由八條組織而成，其重要條款如下：（一）古巴政府不得對外締結任何足以危害古巴獨立之條約，且不得以該島任何部分供給外國作為殖民地或軍用地；（二）古巴政府不得舉借巨額債款，致使古巴財政陷於不能負擔；（三）古巴

其後每逢古巴發生革命，美國即以履行勃拉特修正案為理由而實行干涉，前後派兵鎮壓革命之舉，至今已達四次。此次美國之干涉，應否認為係根據勃拉特修正案而發動，要視勃拉特修正案之解釋若何。古巴多數國民認美國之干涉為不正當，謂勃拉特修正案所規定之干涉，僅限於非常情形，如受他國侵略之際，始能行使。美國每次干涉，輒引起古巴國民之憤激，今以革命政府不採親美政策之故，即不予承認，且派軍隊鎮壓，當然惹起更大憤激。今南美各國與美國已成對立之勢，美國措置稍一失當，勢必至於惡化。因古巴為美國之門戶，在軍事上經濟上均占重要地位，常常引起美國覬覦之心，使美國無意中不得不採干涉政策，但此種干涉每足引起中美南美各國之反感，總之此事對於加利比安政策及門羅主義不能不謂為一大困難問題也。（譯自大阪朝日新聞）

是何等的「紅運」！然而，事實上確不是這樣。日人想要拿哈爾濱做為經營吉黑兩省的大本營，尤其是要拿它做為劫奪蘇俄舊有一切權利的根據地。所以一方面先把哈爾濱市擴大起來，預為日人統治的實驗區，一方面利用呂榮寰的對俄反感，且使之兼管特區區屬。實則事權中心仍操諸日人——偽市廛的總務處處長宇山兵士（偽民政部總務司），偽特區總務處處長桶口光雄——一切用人行政，呂氏絲毫不能主張。最近呂氏喪喪的程度，較諸未上台前殆尤過之。大有「知有今日悔不當初」之慨！

又據九月十二日滿洲日報在「黑龍江省的人事難」的標題下，有這一段新聞記載：「建國僅二年中，黑龍江省長算現任孫其昌已竟是更迭七次了。程因無法維持而去職，孫到任後，擬將民政廳長劉德權罷免而代以鐘毓，「中央政府」竟不之准。孫因此鬱鬱不樂，已携眷屬來京，一方面劉德權亦請辭職。劉在龍江省城頗負人望，將來或將同時罷免云。」

據此，呂孫兩個「紅人」現在已竟是將由「紅」而「灰」了！無恥傀儡，遭此末路，固無足惜，而現在已逃來內地之熱中名利之人，反有甘願「飛蛾投火」者，般鑑不遠，請看呂孫！

所謂日「滿」經濟委員會

▲變相的「經濟參謀本部」！
暴日既然把我們的東北認為「祖上肉」了，在垂涎滴瀝之下，遂發生如何宰割的爭



國聯技術合作與中國的出路

籬秋

目前的中國，內政破敗不堪，幾無從收拾起；外交「拼壁」，弄得焦頭爛額，究竟什麼是「當務之急」？那條路是中國的出路？如果需要改革，應從何處改革起？如果需要現代化，又應從何處做起？這委實是一個極嚴重問題，大值得研究與討論的。

宋子文先生遊歐歸來，完成了兩件舉世注目的大事：一件是棉麥借款，一件是聘請國聯技術專家，前者類似原料，後者猶之匠人，二者合之一起，就是改造與建設「擱淺中的中國」的策畧，這不能不說是中國目前當務之急！中國目前唯一的出路！中國現代化的第一着！

一聽到與國聯技術合作，請外國專家到中國來，國人多「談虎色變」，其實何必？叔永先生在獨立評論第六十八號裏，關於懼怕的心理剖白最清，他說：

「……中國自近百年以來，成了西方帝國主義的犧牲者，凡是我國與歐美各國的交涉，不論他們是巧取或掠奪，無不以喪失權利結局，我們既成了驚弓之鳥，若有人說西方也有任俠尚義的人，一心以扶危定傾為目的而無其他自私自利之動機存乎其間，我們幾疑其不可能……」

又說：「……現在的國聯與廿年前的「國際」，不能視為一物，國聯共管是由我們自動請來的，國際共管是強權者的壓迫……」

其實中國曷嘗未聘請過外國專家，又曷嘗未得過外國專家的利益？湯若望(Jaham Adam Schall On Bell)利瑪竇(matteo Ricci)曾經作過清乾隆時的欽天監，同治時哈特(Hart)作過總稅務司，蒲安近(原名忘記)作過西洋各國全權公使，哈特之作總稅務司，實即維新大政對外交涉中之顧問，創設郵局，遣使出國，都是他的大功蹟，蒲安近之出使西洋各國，中國大得各國之歡迎與好評，同治時代中國得相安無事，不能不歸功於哈蒲二氏，但是自此以後，很少正式聘請外國專家，

戰後的土耳其，國內紊亂的情形，社會不安現象，政治經濟制度之破壞不堪，恐怕比之中國，只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是，成立共和之後，方且十年，基瑪爾當政，勵精圖治，到現在政治組織就緒，不但經濟生活現代化，交通建設普遍化，預算收支相抵，改正了貿易不平衡現象，即其國家大建設計劃，亦一一擬就，一一進行，以此情形，仍嫌其人才不夠，近且大批聘請外國專家代為籌劃，以海因斯氏(Walker D. Hines)為專家領袖(氏曾任國聯中之歐洲內河航行問題的公斷者)，以柏爾氏為鐵路顧問，斯克倫氏專司金礦採掘，佩慈氏為礦務顧問，餘如關稅，農業，工業，陸軍莫不有外國專家為顧問，由他們把土耳其的富源作一總測量，依其測量的結果製出一定計劃去逐漸實行，將來的效果，一定大有可觀。

中國需要專門人才，需要通盤的具體的

持。國內的資本家是主張採取自由主義的榨取政策，而一班急進分子則主實行獨占主義的合併政策。年來這種種所謂「日滿經濟統制」的聲浪，已詳溢乎東瀛三島，究竟如何宰割的具體計畫還在演進中。

不過，在這演進的中間，屠夫式的日軍闖，確有獨自享受，壟斷把持的傾向。試觀上則本刊所述軍部特設「滿洲經濟參謀部」由關東軍特務部改組的主張，即可概見其用心所在。惟此種一手包辦的辦法。當然不易使大多數各黨派各階級野心的同意，不能不更想一種權變辦法。於是成立所謂「日滿經濟委員會」仍以關東軍司令官為委員長的計畫，即在這個期間實現。

所謂「日滿經濟委員會」係擬將關東軍的特務部，滿鐵之經濟調查會及其他關東廳滿鐵偽國等產業關係之調查機關等，打成一片，以為統制我東北經濟之總機關。此委員會之組織，則由日「滿」當局各出委員四名，而以關東軍司令官為委員長。其預定委員如左：

- 日本方面——關東軍司令官，關東軍參謀長，大使館參事官，滿鐵總裁。
- 偽國方面——偽國務總理，偽參議府參議，偽實業部長，偽國務院總務廳長。

在委員會下設日「滿」中央事務局，即由關東軍特務部，滿鐵經濟調查會，偽國實業部組織之。預想此種計畫不久即可實現，制我東北之死命者，其即此「日滿經濟委員會」乎？

計劃，需要根本的改革與建設，恐怕是比土耳其需要的程度還大些還重些，中國政治的腐敗，經濟的破產，傳統的朽腐制度和貪污的惡習的根深蒂固，外患之深和內憂之重，而國人麻木加重的程度之深，在在表示着中國日趨於亡的現象在在表示着不如土耳其遠甚，在在表示着中國有用專門人才去根本改造與重新建設的必要，此次宋院長的聘請國聯技術專家，只是限於建設方面，我以為建

中國民族復興的障礙

江山

自暴日霸佔了東北四省以後，中國民族雖然斷續的對它加以抵禦，但是時間愈近現在，障礙叢生，中國民族彷彿陷入萬丈深淵，莫克挽救。中國民族在這種嚴重試驗期中，到底應當怎樣辦呢？不錯，復興中國民族是現今當務之急，可是復興的障礙若不了解，仍是不能按病下藥，未有不失敗者。請就中國民族復興的障礙，加以簡單的說明。

中國民族復興的第一個障礙，要算是產業的落後了。因為產業的落後，生產關係發生了極端不良的機構，影響所及，族民生存的活力，加上了很重的枷鎖。我們不要說中國人心怎樣的壞，怎樣不爭氣，因為在這種產業落後的生產關係中，怎樣能使整個中國人不壞而能爭氣呢？所以若復興中國民族，非打開產業落後的障礙不可。

第二個障礙是中國共黨的抬頭。自國共分家以後，國府連年用兵剿共，結果，共黨不見剿平，勢反增厚，這的確是很可憂慮的一件事。因為共黨的抬頭，至少發生三點

設方面之需要國聯技術合作，因為目前當務之急，是把「建設」建設在社會不安定政治脫軌的國家，其前程委實可慮，到不如把建設的範圍擴大，如叔永君所說：「……不但計劃新事業改良舊組織，要歡迎國聯專家的合作，於必要時，並且可以請他們來監督這些計劃的實行……」的乾脆些！否則「濫用私人」「因人設事」，免不了還是亂七八糟！

不良的影響：其一、增加紛亂，致中國不能統一；其二、擯制國軍抗日，發生後顧之憂；其三、帝國主義國家，憂懼中國赤化，對於中國被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的侵害，不能加以切實的援助。凡此種種，對於中國民族的復興，實呈現着極端嚴酷的束縛。因此，在中國則共沒有相當成效以前，民族復興，委實是很可憂慮的。

還有一個極大的障礙，就是帝國主義的剝削。帝國主義在中國投資，開闢商場，致令在襁褓中的中國幼稚產業，受到極度的威脅和摧殘。有時帝國主義恐懼中國統一，減少剝削機會，於是不能不加意製造中國內亂，致促成現在的糾紛中國。所以在帝國主義剝削下的中國，而希望民族的復興，實在是有問題的。

上述學端大端，當然不免有挂漏的地方。但是中國若能把這幾種障礙克服的話，民族復興一定是有所希望的。至於用什麼方法能克服這些障礙，還不是本題範圍的事，他日當另文論之。

限制勞工入東北了！

設立「勞工會社」

名曰「勞動統制」！

東北是魯冀等省勞工的第二故鄉，已竟是千數百年了。東北究竟是誰的「生命線」，從這一點已竟可以充分證明。不幸，東北淪陷二年，生計艱困的魯冀勞工，已往者逃歸，未去者裹足，此種無形損失的重大，寧非國人所應注意？

不過，日人在東北經營生產事業，勢須仰給內地勞工，他們叫做「苦力」，如大連福昌華工公司就是專為招致內地勞工供給各方的僱用，由來已久，已非一日。事變後，日人雖極力防範內地義勇軍之侵入，但對於勞工仍不能一概杜絕，所以才有本報二十二期所述安東方面限制勞工的臨時辦法。最近關東軍特務部特為此事招集了個「日滿勞動研究會議」，確定限制勞工入東北的具體辦法，其大致如左：

- 一、設「滿洲勞動者配給會社」以統制全「滿」勞工。
- 二、新會社明春成立，所有舊有勞工機關如福昌華工公司等均行取消。
- 三、促進「國籍法」及「戶籍法」之制定，以制止勞工久住東北。（據九月五日滿洲日報）

滿鐵發展之新計畫

將向中國內地活躍

下半年預算超五千萬

暴日將東北各鐵路已竟完全劫奪到手，

遊北滿三線歸來記

齊克，海克，呼海

和氣傳著
季蕃譯

西部線之昂昂溪與哈爾濱間為北滿鐵路（按即中東路）最富庶之區，此間特產輸出品年達百三十萬噸，安達，滿溝兩驛以大豆為主。如不觀北滿鐵路西部不足以語滿洲之特產也。自一九二八年呼海線開通之後，該地特產盡由此輸出，洎一九三〇年春齊克路展至泰安鎮，北滿鐵路大為蕭條，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二年一落而為七十萬噸，若一閱地圖更能明瞭，克山與海倫不過指顧間耳，在日平之黑土地帶中，敷以鐵道，其影響北滿殆為不移之論。滿洲事變以來，積極其實現，自去年着手，今春已開始營業矣。齊克，海克，呼海在事實上實為一線，就北滿鐵路西部言之，則類屋脊，其兩端一經洮昂綫，一經拉賓綫直達大連，羅津，換言之，恰好以大連羅津為基點有如魚網也。全滿之輸出輸入物品，殆全部網羅此線中。

遂為特產輸出鐵路。若收買失敗，則激烈運輸競爭不能不着眼北滿鐵路西部線，同時海克線之完成在全滿政治上，經濟上實一重要事件。

記者為觀察此三綫現狀遂由昂昂溪乘車往馬船口，當記者經過時向在時刻改正之前，由龍江午後一時發，同夜宿於克山，翌日八時半出發，午後三時到海倫，是晚宿於海倫，翌日早八時動身午後四時到馬船口，共需時三日，現在由龍江或海倫出發二日即可到達。龍江與馬船口間之全距離如下：

齊克線 二五二，六軒
海克線 一六七，七
呼海線 二二一，一
共計 六四一，四

海克線之工事改良，路線距離之縮短，在年底即可完成，明年由龍江僅一日即可至馬船口，此種改良不僅便利於旅客，即由大連向哈爾濱輸送貨物亦省時間，對於北鐵南支線誠與一極大威脅。

且三線直達通車現在由大連往龍江間業已開行如再延長下去，在最近的將來大連馬

北滿鐵路之收買交涉目下正在東京舉行，其結果如何固難逆睹，倘收買成功則昔之由安達。滿溝輸出者今可由拜泉，克山輸出矣，因此由北滿鐵路西部輸出者則僅限於該線就近地方之特產，結果齊克，海倫，海克

新聞十二日滿洲日報

設校培植蒙人做傀儡

名曰「興安第一師範學校」

暴日愚弄蒙人，特別注意，偽興安省的設置，就是個大圈套。最近又在瀋陽把從前東北蒙旗師範學校的校塾沒收，改設「興安第一師範學校」。聞將來移在偽興安南分省王家廟。擬招蒙生高級一班，初級三班，學額為一百五十名，所訂課程，除普通學科外，添蒙文，滿文，日文。新任傀儡校長，關係舊被東北蒙旗師範學校斥退之教員何某云。

義軍活躍中的賞格

李春潤首級值三千元

李子榮劉景文二千元

日人所謂「三角地帶」之東邊義勇軍，本年入夏以來，異常活躍，本刊已一再披露。（如二十二、二十一兩期）茲又據由該地來平抄來所謂東邊剿匪總司令部之一懸賞規定，及通告六區住民速醒書，益可見義軍之活躍，引起暴日之手忙腳亂，不惜千方百計以謀應付也。

據云頒佈的賞格是這樣：

- 一、將春潤之首級特送前來者賞大洋三千元。
- 一、將李子榮劉景文及海蛟之首級特送前來者每名賞大洋二千元。
- 一、將各匪首隱匿地點明確密告，俾我軍得以逮捕者，每一名賞大洋五百元。
- 一、通兵器隱匿地點者，機關槍一架五百元。

船口間直達列車必亦能實現，甚至再延長可開行『由大連至羅津』，『由羅津至大連』直達列車，將來海克綫車中連日疲乏狀態，不久即可變為愉快的睡眠矣。

夏日的滿洲旅行有兩種困難，一為胡匪，一為暑氣。齊克，海克，呼海三綫去年為胡匪所包圍，許久不通，我（指日本）國士兵與滿鐵社員，死於此難者甚多，在此種大量犧牲之下現在託庇聖蔭胡匪之數業已大減，胡匪鐵路沿線僅呼海路一部尚有少數出沒外，騷擾之苦已不復聞矣。由黑龍江省警備司令張文鑄巡視歸來與川崎軍事顧問談話中，黑龍江者刻已變為安全地帶，因此後該省今之開發，必能急速進展。

滿洲夏日頗短，但北滿農作物成熟之快，非筆墨所能形容，野草，密聚於車道之旁，由龍江出發的下午天氣頗熱，雲游於空有如球形，汽車北行所經之地，地質都好。五家子站乃一波狀丘陵，高度約達兩丈，附近黑土達一二尺深，丘上有無數穴孔，燕所居也，蓋以齊克沿線人口稀少，不能在房上營巢，只好掘土為穴以通特殊環境。

寧年為拉哈綫之分歧點，在該綫延長上，極關重要，由此乘汽車西行，至樹林驛附近，有人樹俱無之曠野，自富海站出發後，即入於黑土地帶，麥田與人家觸目盡是，七八成羣之農夫在豆田中除草，殆為自龍江出發後，僅有之現象也，依然不能忘懷者，是去年胡匪橫行，田園百墟，曾經開墾之土地，亦不得不廢置之也，胡匪賊之害，可以想像得之矣。今年沿綫毫無匪賊踪跡者，良以農家盡移，匪賊無以寄居也。

富海附近之肥沃，未聞地質學有何說明，想係烏裕爾河之賜也。此河起於小興安嶺，經過通北之北，橫斷北安鎮之海克綫，由此流至海克，齊克兩綫南之二千至五千米地方，至富海附近，又與鐵路分歧轉而南行注入嫩江，據土人言，此河在塔哈附近橫斷齊克綫與嫩江相會，因繞過附近湖澤，故其去向不明，在此流域每年特產能達數十萬噸，可謂仁水矣。

泰安在事變之前，為齊克綫事實上之終點，齊克綫之出產物殆全部由此輸出，為北滿希有之大都會，但在三綫貫通之後，昔時之意義完全喪失，不免漸行衰弱，站西兵營去秋我軍（日軍）因僅一中隊故為五千胡匪所包圍，結果士兵及滿鐵社員多皆殉難，所遺忠魂碑於暮色蒼茫中，屹然獨立，暮雨忽晴長虹籠照於大地，及至克山已九時矣，踏沒膝的濘泥方得投入城內旅館。

鍾克山之晨，淒涼的細雨，難以形容苦樂，海克線恐其不通，乃由泥濘中向他驛進行，克山約有人口二萬，其道路有如棋盤，想為新開闢者。

自古所謂『拜泉，克山』皆用為穀倉之代名詞，克山附近黑土約深一米達以上，肥沃土地頗適於開墾，自克東驛附近遙見二克山，二克山者位於寶泉驛南七八千米地方，如駝背，約高於地平線一百米達，再三四千有地方，有花崗岩火山，其山峰之秀麗有如富士山，邦人到此山者，咸稱為『北滿富士山』，海克綫在舊軍閥時預定由二克山之南麓通過，路基已完成一部，現在因種種原因決定，向北轉迴，因此拜泉特產不能再由海克

元，迫擊砲一門五百元，小槍一支二十元。

又告六區住民速醒書，略謂：『滿洲國』瞬將二年三萬民衆莫不謳歌王道政治，獨我鳳城第六區，迄今並持反抗國家之態度，居心何在，令人莫解。須知登天堂而享幸福，抑墜地獄而受沉淪，一在於住民心理之超向而已。果盲從李春潤一派，為肥私腹而樹反滿抗日之招牌，平地捲起波瀾者，縱至何時亦難成事，今日第六區之住民，恰如羣集釣餌之魚耳。李春潤等以甘言號召汝等，汝等不察，信其甘言而趨赴之，不知其鈎餌之中，尚藏有銳利之針，一經粘附，便難離脫，任至何處亦須追從，結果不免為日滿兩軍砲火之的，殞歿其生命而已。況此日滿兩軍抱最大決心，鳳城一縣，配置雄兵十萬非將匪徒剿滅淨盡，決不罷手，我第六區住民其速猛醒。否則，玉石俱焚，悔之晚矣。

◆誰的「忘不得的兩紀念？」

在九月十五日盛京時報標題「忘不得的兩紀念」下，有左邊的一段記載。轉載下來以見所謂「忘不得」的程度！

『本月十五日，為承認滿洲國一週年之紀念，奉天省公署，及奉天市政公署，為察施左列紀念日之事情，對於一般民衆發揮其建國精神，對友邦日本帝國，起絕大之感謝，同時並徹底發展日滿協和共存共榮大精神，其當日之祝典，秩序如下：

(一) 紀念祝典
午前九時，在故宮十王亭舉行官民一同

線各站輸出，位於兩線終點之克山，遂成爲海倫之勁敵矣。

『南方圖們，北方北安鎮』，關心滿洲的人，莫不唯唯首肯，此二不知名之荒涼僻村，現在一躍而爲滿洲之中心都市，去年八月人口尚不足二千，自某線決定由此分支後，人口激增，滿洲國人有四千五百人，苦力達一千人，至於邦人（日本人）除軍隊外，達六百餘人，鎮中有飯莊十一家，旅館三家，有七十名特殊婦人，其繁華之狀可以知矣，在很遠地方，即可望見，橫越飛行場預定地之某線正大興土木建築兵營，驛之南烏裕爾河附近煉瓦工場亦建房屋甚多，窰數約達三百，濛濛烟煙伏游於雲雨之中，站上無何房屋，僅有枕木積成之站台，以供旅客上下，站中之香雜，恐在此僻地中，亦稀有之光景也，由客車下來之旅客率皆跣足，或着雨靴，由車站至街中經過站前泥濘之路，有許多空地，擬爲建設新市街之用，已經收買。站房與其附近，將來想一定會變爲北滿第一繁華都市。據北安鎮出張所長佐藤談北安鎮邦人『五年後能達五萬人，十年後則能達十萬人，將來必能變成超乎哈爾濱之大都會』，其言雖不免誇大，但其新興之氣燄，實未可限量也。

由北安鎮出發不久至烏裕爾河，該河約有五六十丈寬，數日來大雨不止，由黑土地帶流來之水，攜帶泥沙以致水流混黑，鐵橋正在建築中，秋後方可成功，來年則無須顧慮洪水之患矣。路線漸漸延長至於白家站，自白家站經過通北，李家，楊家而至宋家約有六萬米近遠，小興安嶺之餘脈正爲通肯河及

烏裕爾河流域，海克線上之一風物，堪稱全滿鐵路中最美酌風景。

最後，旅客自白家站出發後不久，在距鐵路四五千米地方，有一大山，其上生有許多樹木，若由大連經四洮，洮昂，齊克而北上，能見着自然樹林，此應爲第一次，尤其在發現曠野盡是森林沃地時，旅行者更爲之大快。由此北安鎮歸來之伊藤保線係長亦謂『當發現工事附近樹林時，則不覺心曠神怡』。

通北爲縣公署所在地，克山位於烏裕爾河河谷，因地勢傾斜，海克線不能經過此地，所以站之市街距此尚有四五千米之遙，建於山上。由通北經過凸起之波伏地帶，鐵路由山間中徐徐而行，樹木漸次增多，樺，榆，柏類滿佈於山崖，林中雜有野花，如百合，芍藥菖蒲之屬，燦爛奪目，滿洲花之美麗，記者以爲僅與安嶺有此佳景，海克綫通過之各邱陵，皆層層與東北方之小興安嶺相接，由西南遠望，一望無際大平原，此種風景在滿洲恐無出其右者，所以海克線不僅爲經濟線，且因風景佳麗，氣候涼爽，實亦夏季旅客遊覽之佳地。

由宋家前行全爲丘陵地直至通肯河流域，其低溫地在五年前全然放棄，自鮮農開墾以來，水田之發達至現在已一萬三千七百餘畝，鐵路兩旁盡是水田，插秧已畢，三五鮮農皆忙於除草，在很遠地平線上見有哥德式的尖塔，此北海鎮之天主堂也，北海鎮乃三十年前所開闢，開墾時即設有天主教堂，法國牧師常住於此，因此人皆熱烈信仰，頗能買得部落民衆之尊崇，事實上乙如北海鎮之

參加，當日全市各戶，均揭揚國旗。

(二) 式典次序

- 一、開會之辭，閣市長。
 - 二、揭揚國旗教育會長。
 - 三、合唱國歌。
 - 四、朗讀感謝文，臧省長或代理。
 - 五、表明滿洲國之決意，于警備司令或代理。
 - 六、祝辭。
 - 七、民衆代表之朗讀日本駐滿全權大使之感謝文，
章協和會奉天地方事務局長。
 - 八、大日本帝國萬歲。
 - 九、大滿洲國萬歲。
 - 十、閉會之辭，閣市長。
- (二) 祝宴
自午前十時，在奉天省公署禮堂開祝宴，招待日滿官民有力者。
- (三) 旅行列
參加者，爲各學校學生，(小學校五年生以上)教導隊，警察隊，各一個中隊，合計有五千名，城內各學校，午前九時集合於省立第四小學校，城外方面各學校，午前十時集合於市立第一小學校，各持國旗，自十時開始行進，軍樂隊在前頭，由大南門至奉天省公署，及奉天省警備司令部，各三呼萬歲，出小西門，經小西邊門，於茲與城外部隊相合，訪問日本總領事館，三呼萬歲，由此經三經路，至守備隊司令隊，三呼三萬歲，過十一時，參拜忠靈塔，三呼日滿兩國萬歲，豫定解散，
- (四) 講演會

村長，遷來該地爲一自治市街，所有行政皆由天主教堂名義行之，現在有人口七千人，而其中百分之九十爲天主教徒，海北鎮之別名謂之天主堂，天主堂方面稱其附近人爲「人民」，前述之鮮農水田，即天主堂善政之一

，此部落之存在爲中國人社會之特異現象，今後可成有學者及實際研究者之最好材料。皆知海倫爲呼海線之終點，自海克綫完

全後，該地成爲兩線之聯接點建築物率皆俄國式，鐵路職員均爲舊軍閥時代所訓練，自以爲東三省中國有鐵路，此其最優者，呼海綫在一九二八年完成，沿綫盡有可耕之田，此綫經過小興安嶺之平原，河川頗多，洪水之禍，自所難免。現下該路橋梁正在建築中，呼蘭河之大鐵橋。已完大半矣。

在綫化，呼蘭等地，其特產品之輸出，須經過許多站，自呼海綫終點之馬船口乘汽車除行江岸外，因前拉濱綫之新松花江大鐵橋之完成船車得以銜接（自然在鐵橋與拉濱綫未完成前，因暫時之設施，所以倉庫等尙付闕如，）今年五月海克綫開始假營業，但僅以一車運輸國際商品，今已開始由大連經過北滿三線之聯絡運輸，此點實足使北滿鐵路胆寒。然而海克綫之運輸力尙未十分完成，因則馬船口時無保險設備，到哈爾濱時尙須用船轉運，因有此種不便與損失，故利用者甚少。

鐵路完成其經過地帶亦因以發展，甚至直接影響，各位都會之榮枯盛衰，關於此點就滿鐵沿綫觀之，即可知矣。齊克綫以泰安爲終點，呼海綫則以海倫爲終點，該兩站爲北滿特產主要輸出地；自海克綫完成後，何

塔能爲中心，殊難逆觀。前述自呼海綫之列車窻口遠眺，附近各地完全開墾，與此有同樣地質之海克，齊克一帶，亦因鐵道之完成，能有急速之發展。

齊克，海克，呼海三線以北之地有龍口，甘南，布西，嫩江，訥河，依安，克山，龍鎮，通北，綏化，鐵驢，慶城，海倫，綏化，呼蘭，巴彥諸縣，其耕地與人口比例，大概如左：

總面積	一八，九一七	千陌
既耕地	二，三三二	
未耕地	三，一二〇	
共間計	五，三五一	
不可耕地	一三，五六六	
人口	二，九二一	千人

此綫對於日本移民關係極大不容忽視有海北鎮水田之前例，此地如經營水田必仍有大利，海北鎮附近約有六千畝水田，若將此三線沿綫作精密的調查，則水田隨處皆有，龍鎮縣刻正進行招募日本農民計劃，目下北滿之日本移民，以松花江下流爲主力，此種北滿穀倉地帶，實應計劃使其地價低廉。北滿三線爲大連，羅津兩港之背後脊梁，其意義之重大可知，至於如何分割兩港勢力範圍綫，尙未聞與滿洲關係方面決定，大概以北安鎮爲起點，結果自然北滿三線分解，龍江北安鎮，馬船口北安鎮兩斷，加以北安鎮支綫正成爲三角形，對開發北滿實超有餘裕。

自午後七時，在南市場新大舞臺，開講演會，有閻市長（滿洲國承認之經緯）及章教育廳長（滿洲建國之精神）之講演。

（五）演劇及映畫
各劇場當日票價減半，使其公開，而在新新大舞臺，協和俱樂部同人，演舊劇一幕云。

又九一八事件，其事件雖不詳，其後由於日本軍民之奮鬥，更由於在滿三千萬民衆熱意與要望所凝結，在滿洲地方，驅逐破壞東洋和平者之張學良，以建設滿洲國，轉禍爲福，可爲東史上一大劃期的紀念日，奉天地方，際此日期，其意義尤深，日本側擬在北營作模擬戰，並在忠靈塔舉行滿洲事變犧牲者之慰靈祭，當此紀念之日，滿洲國側各戶，揭揚日滿兩國旗，忠靈塔之慰靈祭，定有官民有力者之多數參加，又北大營之模擬戰，亦當有官民多數之參觀，同夜尙演日本軍之爭奪戰。

又於該夜七時在南市場新大舞臺，開講演會，題目「九一八事變之世界史的意義」。

又「九一八事變前後滿洲情勢」
該日各劇場入場觀覽者，均減半價，以資對民衆公開，午後十時，以汽笛鳴鐘爲號，一齊停止車馬運行，市民一同默禱云。



東北國地 怎樣救濟流亡關內的東北

失業同胞？ 之雨

從前我的理想以為東北在不久期間，總有收復的希望。但是到現在，一切都成失望，真是言之痛心！但是，長此下去流亡關內的被難同胞又當如何結局？就目前的境遇來說，這些人可分作四種：（一）擁有相當資產的軍政要人——他們有消極的，有失意的，不過多數，是太頹廢，太麻醉，太不振作（二）暫有職業可以維持生活者——有的真能刻苦努力，力求向上，有的是依賴其他被難同鄉為柱石，敷衍現狀；（三）脫出倭奴虎口投到光明大道的有志青年——九一八後由東北奔逃平津的為數確屬不少有的謀事求生有的荒閑置散有的努力救國工作（四）流離失所與失業無業的青年他們是有家難歸，呼籲無門，唯一的希望只是坐以待斃。

我以為這四種境遇裏的人苦樂悲歡各有不同，處於二、三兩種境遇者應當攜手起來去調查，研究，捐募急起組織關於維持生

計方面的生產事業，為大家造出路，使這四種境遇裏的人溶於一體，不自私不自利。實施「助己惠人」各獲實益，的真精神，打開大家應走的道路。

廣安中學概況 石文

自九一八事變之後，凡有民族意識、國家觀念，而不肯受其奴化教育的東北青年，靡不紛紛來平，重瞻故國之光。結果在平籌設收容東省子弟之學校，竟成為客觀上所要求的運動了。在這種運動之中，廣安中學於二十一年九月一日也宣告它的產生。

一、成立經過及組織概況

廣安中學是應運而生的產兒。蓋東北事變後，關外失學青年麇集故都，當局雖為衣食之接濟

這樣使第一種境遇的人可以警覺可以振作起來一面免受日人利用一面可增加救國力量與其餘的三種人聯合在一起共挽狂瀾共付國難，或從事工業實業或從事教育文化等事業。

計劃組織生產事業的先鋒隊應以二、三兩種境遇中的健全，誠懇份子來創造，尤需要第四種人來出力服務交互相助謀之利這是我們目前最感急切需要的。

△ △ △ △ △

同時該校尚有校務會議和教務會議。凡關於校內的緊要校務則均由校務會議決定之；關於具體的教育方針及計劃，則由教務會議議決之。

二、經費的來源

和收支的情形

東北在平的五校——東北大學，念一中學，知行中學，東北中學，廣安中學——除東北大學及東北中學兩校的經費由官方接濟外，則其餘三校之經費，率皆仰諸私人的募集。該校經費除由校董七人每人負責募五百元外，尚有青島市長沈鴻烈月助大洋二百元。其餘不足之數，則由校長設法募籌之。該校因歷史較短的關係，各方諸待興置，是以需費較多。計該校月需約七百餘元，年需可近萬元。

三、班次及學額

該校學生共分五班計二百零五人。茲將其班次學額列舉如次：
A, 高級 計二班
高中師範科 二年級 一班 三十人
高中普通科 二年級 一班 卅五人
B, 初級 計四班
初中 二年級 一班 四十人

初中一年級一班五十人
初中職業科一年級一班五十人

四、學生生活概況

該校學生率為不肯安於受亡國教育而來平的東北青年。彼等之經濟來源早已斷絕，是以學校方面乃免收其學宿各費。至其膳費之來源則專仰給於簡易食堂之資助。因是學生之生活均較刻苦

於他校，早晚均餐米粥惟午間得一飽飯而已。惟彼等亡省子弟尚能各安所學，將來光復失地未始無望。

該校學生除於每日受課六小時（晚自修二小時除外）外，尚有自動組織之自治會以從事愛國工作。此外又由各級分組講演會及辯論會，並自動組織刊物，現已定期刊行。

該校學生又有學生軍之組織，共有軍士六十五名計高中五十五名，初中十五名。每晨六時至八時受軍事術科之教練；每日三時至四時受軍事學科的訓練。查該校學生軍雖工作甚嚴但對軍士並無特殊之待遇，其精神實亦良可嘉焉。

五、結語

總之該校所收容之學生，多為關外失學之青年，故其生活狀况大多貧困。且既不收學生之膳宿各費，則該校之經費當必因之拮据益常。故其任職教員者，亦率為義務之職。惟有其中少數之特別困難者，亦不過每月僅支二十元左右之生活費耳。至該校之所以尚能如此活躍而前進不息者，則無非受愛國心之激發及精神上鼓之勵。若望其長足發展，收效訓之功而成沼吳之效者，則又端賴國內賢明之鼎力焉。

會議外交之新傾向

外交方式不外照會，會見，會議三種。依照會方式處理外交，因為字句間經過慎重考慮，易得當事國雙方確正意向，此固為其優點，但以照會往返，每需相當時日，往往過於緩慢，此亦為不可掩飾之事實。會見外交雖無上述紆緩之弊，但大使或公使之折衝，須以其本國政府之訓令為向背，況其成功與否，又常以當事外交官個人之信用，機畧為轉移，此於當事國政府之政策上不無多少影響，會議外交用於牽涉數國以上之外交問題最為適宜，會議外交之例，在歐洲外交史上，由來已久，在十九世紀以前有許多國際會議之舉行，特別在十九世紀以後，自一八一五年之維也納會議，至一九一三年之亞爾巴尼亞會議

，已有十二次之多，但平均每十年會議一次。殆歐戰以後，會議外交始漸頻繁，泊國聯成立，會議益多，每年例會不下三四次，各國外外交官對此會議，大有送迎不遑之勢，至此會議外交變成外交定式，此乃近代外交之一大變化也，會議外交雖成近代世界外交之定式，但大使或公使為代表，動須向其本國政府請訓，發言行動，殊感不便，且以電信之往復，每致會議之進行陷於停頓，或因意思欠缺澈底，而感覺不自由，不如意之實例，屢見不鮮，於是各國皆有以總揆或外長親自出席之趨勢，蓋以總揆外長出席，在責任方面，既可即斷即行，且因深切明瞭本國所轉之態度，對會議之成功，亦有莫大之便利，因此，會

議外交又有由專門外交官手中移於政治家手中之傾向，同時因為國際協調主義之興起，舉凡國際經濟，財政，勞動，交通，保健，衛生，社會人道，精神文化各種問題，在在需要國際協力，需要專家討論，以前之專門外交官對此種會議已不再有任何貢獻，此亦近代世界外交別開生面之一例。在國聯支配下，每年舉行之特殊國際會議，為數尤夥，其牽涉範圍，亦極廣汎。在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九年十年間其成立國際行政條約，二百二十九種。就中如國際經濟，財政等問題，且有日趨複雜之勢，處理此種複雜問題，非依賴於專家之協力不可，以外交委之於外交官之時代，已成過去。此乃近代外交之又一變化也，外交之內容與形式既有如變化，各國外交機關之組織，亦不能不因之而有所變革矣。

凱木爾

△他山之石▽

仲珊

一九一八年的停戰協定，已使土爾其陷入一不可救藥的情勢中。奧托曼帝國已到了有史以來最式微的時代。「歐洲病夫」將要危亡了——祇在安那托利亞的深山裏，還似乎存着一口活氣。自從蘇丹建國，這一國的幸福，就沒有這樣惡劣的。然而土爾其命脈突變的樞紐，也就在這一刹那。一位土國的兵士，他的名字叫凱木爾馬斯塔夫，就在這時節出來救國了。此後土耳其的歷史，很受了這個人人格的影響。現在我們最好把他的為人，略述一二。

凱木爾是個強悍的兵士，有毅然獨立的性格。他在一八八〇年生於沙羅尼加(Salonica)。這個城鎮，常常駐有服裝齊整的軍隊。因此凱氏稍長便想從軍。他以為他的前途，最好從戎馬中求去。他入了陸軍學校，一步步的經過了軍官的訓練，在二十二歲畢業的時候，就被派到駐在大馬包的騎兵團裏。

他在年少的時候，不知不覺的就受了民族主義與愛國精神的薰染。這是當時風靡巴爾幹右省的一種新趨勢。他成了一個過激派，對於全國的改革運動，他都加入。在他離開君士坦丁堡陸軍講武堂之前，他已是一位極熱烈的青年了。其後幾年的經過，有時逃亡外國，有時被監禁起來，又有時被放逐了。一九〇八年革命第三軍進逼阿布達爾何木德(CARME Hamid)皇帝於君士坦丁時，他作了該軍軍長叙夫凱特爾夏(Adnan Beykavut Pascha)的參謀總長。

凱木爾在以後幾年的當中，為的是愛國工作，東奔西走的沒有定踪。巴爾幹戰爭他參加過。歐戰他也參加過。處處他都得了不少的經驗，他在軍隊中頗有改良的成績，並能以其偉大的人格與才力獲得兵士的愛戴，官佐的欽佩。他在德國和土爾其各地，都成了陸軍中的英雄，在韃靼海峽之役更能阻撓了英兵的前進。雖然彼時土爾其總司令恩威柏夏(Ismail Pasha)，不十分喜歡他然而他的聲譽確能立得住。

這一位軍事領袖，頗像英國

的克勞威爾(Cromwell)。他起碼就獲得了蘇丹軍隊的領導地位，然後利用這地位以政治的手段推倒了禍國殃民的帝國政府，因此安格拉招集了國民會議。這會議承認他是土爾其的領袖，並且授以國民軍總司令的全權。他提高了土爾其的權威與地位，戰敗了希軍的侵畧。於是在一個受壓迫的民族上他作了個仁慈的獨裁者。總計凱木爾起義革命之後，國會授以獨裁的全權，並且他實行很大的政治與社會改良。這一位少年土爾其，給東方民族造成了未嘗有的新紀元。

華北與東北

江山

暴日打算吞併中國，早已熟算在心，那是無庸諱言的。它的大陸政策，由滅朝鮮，佔東北後，可算是初步的成功。但是東北淪陷後，華北就能平安嗎？雖然，從塘沽停戰協定後，日軍不進而退，在表面上彷彿是平安了，然而危機四伏，將來如何，正難預料！

據我們知識領域所能及的，現在的東北問題，決不能用什麼妥協方法所能解決的。無論中國怎樣屈辱降日，但它決不敢公然承認把東北給日本。這種僵局的打開，也許還要等待世界大混戰——這是一般人所承認的。

我們以為在這種場合之下，已失的東北固無論矣，惟有華北應當怎樣準備呢？由即日起，華北還是積極準備抗日呢？還是消極降日呢？

華北不準備抗日則已，若是抗日，政府與民衆必先做的，就是：第一，政府不要培植不抗日的官員，第二，政府不要摧毀可以抗日的官員，第三，民衆應向抗日目標，共同邁進，不可為其他勢力所愚惑，以致擾亂抗日戰綫。

文藝 工人的死

建如

尚吉元是個遼陽日本紡紗廠的工人，大約總在二十六七的年紀。生就的濃眉環眼，巨口闊腮，一副直爽剛毅的面孔，高大的身軀，自幼由勞動鍛鍊出來的全身膂力。因為他勤於工做，所以到廠裏不滿半年便被提升為領工。他是很和藹的處人，所以人們都對待很敬重。他每月所得的工資，一文不會浪費，全部寄到家中，都用在養活他七口之家——母親，寡嫂，妹妹，侄兒，和自已的女人兩個孩子。他家裏本來沒有積產，哥哥死後再沒有人幫助他維持這一家的生計。最使他憂愁的幾件事：母親年邁多病，弱妹待嫁，子女的教養，他一方面身子在廠裏勞瘁——工作，一方面精神在牽慮着家事……

九一八的慘變爆發了，隨着第二天廠主下令停工：眼看全廠一大批工人失業了。他便捆起行李，準備回家，露出來很頹傷的面孔，這時工人們都偷偷的彼此相望，却誰也不敢談什麼國事。廠房限時解散的工人，大約怕出什麼意外——『暴動』。他們被迫得有冤無處訴，祇得一個個垂頭喪氣的走開。接連着鞍山礦工失業了！……這樣成千成萬的工人失業了！

中國守土有責的軍隊，奉到上峯不抵抗的命令退去，於是在不久的時期，廠方又重新招集工人復工。工人們重慶得到工做，這件事在他們看來，真是如何的幸運啊！尚吉元回到家裏這幾天工夫，聽從瀋陽回來的人說：北營被焚，兵工廠，飛機場及其他……均被佔領了，而且殘殺中國百姓……他聽了這樣殘暴的消息，心裏已竟充滿着說不出來的憤慨。但是為着生活壓迫——一家生命所擊的重担，猶不得不去廠裏作工，可是他總盼望中國這次把日本戰敗，驅出國境！

他們都暗暗的歡喜非常。有一天不知為什麼觸怒了管理員，大蓋是說了什麼反話，是他問管理員為什麼有事不准外出的緣故，飽噙一頓耳光，若不是工頭老李跪下講情，險些要被棍責，從此以後，他再不敢多說一句，然而他的內心却增加了勇敢的反抗力量！

他既不是一班高談愛國者，口頭上會講些——長期抵抗，打倒帝國主義……這些口號他不懂得，可是壓迫加在身體上，他馬上就會起來反抗，拚命，不顧一切！他聽說北平有抗日的團體，他便同朋友商量好了，他請假悄悄的來到北平。他看見為國犧牲撫卹的條例，他確以為總然我一個個人死了，全家總算有靠，不會挨餓，有人負責，生養死葬。

不智慧的

志遠

○是最近從N大學畢業的一個學生。因為活着便湏吃飯的關係，他不能不託親靠友地設法謀個小事。他第一次去接洽的是他父親的老同學X司令。可喜的是他一去就得見司令。

「你畢業了嗎？」

「是的，我是上月八號考完的畢業考。」

想到子女享受大家教育一層，心裏的話：一家糊口且艱，子女教育更非敢望，機會萬不可失，他心裏生出無窮的希望，恨不能立刻飛到遼陽去，捕殺日人，尤其是打我的管理員，燒毀紡紗廠，雖死無憾！咬破他的指尖，鮮紅的血滴滴點在呈文紙上，黑紅白三色相映一片，於是手請准了二十元的工作費，他離平了，他秘密工作去了。他走後不到半月的工夫，日本報載，遼陽紗廠一部被燒事件：『日人』四名被害，凶犯當場捕殺，供稱受某方策動圖謀大破壞。驚人的消息傳來，證實他為國犧牲了！

現在華北停戰協訂簽字了，不兌現仍撫條例作廢了！他的家屬——老母，弱妹，寡嫂，孤兒，依然在流離失所！

「你畢了業還作什麼打算呢？」

「小侄沒有什麼打算，所以才來給老伯叩安，同時還希望老伯指教。」

「你看，我們中國現在鬧到這樣子……我前天才從密雲回來（按當時塘沽協定尚未簽字）說不定還要調到那方

去，這個局面，還要作什麼事，連我都想不幹了，而況……」

「老伯可是，小侄現在沒法維持生活啊！還望……」

「好罷！你候幾天，有機會我一定找你。」

C不得已辭退，行途自思：「老伯他說他要幹了。敢情，他現在有汽車，有妾小，上前線還冒着危險，他那能願意再作事了呢？可是像我這衣食無着的窮學生，他也不讓我作事，唉老伯，你知道C還沒有飯吃呢麼！」

但是他還有一點希望，以為X司令總會招呼他，給他找個小事。候了半月，沒得消息，C才知道X司令不能把這事放在心上。他祇得又託他的老師向XX局長寫了一封薦信。C持信前往，欣喜還沒費什麼大事，便得與XX局長作了下列的談話：

「你叫C麼？」

「是的。」

「這信的情由我都看過了。可是你出來多久了呢？」

「學生是從九一八事變發生就出來的，算到現在，快到二年了。」

「你們青年的人心理總是和老年人不同的。出家二年之久，你怎不回家看一看呢？你父母不想你嗎？而況在內地找事多

難呀！休說掙錢，連白給飯吃的地方都不好辦呢！若拿你們大學生的資格，去到關外找一個教員當，一定是不費力的。那時，父母妻子同聚一堂，比你深在外不是強的多嗎？我說的是實話，在關裏還有什麼希望呵！找事是不容易的，你還是回關外吧。」

C是個有志氣的青年，聽道這樣說，他雖強作笑容地告退，可是他的心靈已經難受到萬分。因為拿C那樣聰明的人，他如肯投降帝國主義，他不是不知道回關外到比較舒服些。C滿望着局長許他找事，誰料局長反到勸他當漢奸呢？C真是斷氣。

C自己內心正在難過之際，忽見他的至友K君從正面搶促走來。

「K！你往那兒去？你的事有頭緒了麼？」

「那！我拿着兩封薦信，每處都去了四五次，晦氣，連面都沒給見，何況事呢？」

「那兩封信都投給誰的，我可以知道嗎？」

「可以的。」K一面說着一面很精心的從他衣袋裏取出兩個大的信封，

「XX司令鈞鑒」「XX局長勛啟」C一看便吐了吐舌頭，

因為這二封信，同他所見過的，是同一人位。C到此刻心中又安慰些，因為他的事雖未找妥，可是那兩個老官的面總算見了。可憐K，竟跑了四五次，連面都沒有見着！

局長的理論

時節已是春深了，滿院裏丁香花白紫相間的燥爛的開着。一陣微風吹來，便有一陣刺人的香氣透入鼻觀，A縣教育局局長室的南窗，恰向花叢開放著，在案上時而透進來斑駁的陰影，隨風吹動著，好像滿壁龍蛇的畫像。李局長坐在几上，正潛心披閱方纔送到的滿洲報——叛逆李海青已

鼻首都門，國聯理事會明日開會，對面坐着穿著藍呢長袍的人，他是局長的朋友，叫黃劍白，正在俯身倒看那報紙的標題。靠北邊的床上，坐著一個穿馬褂的中年人，他姓馬，從前曾任過中學校長，但現在業已失業。局長靜靜地坐着，好像聽著他們看報後報告的結果。屋內空氣，異常的沈寂，各人感官上只感覺一種膩人的春意。

突然間，門開了，走進來一個滿面紅潤的胖子。

「季齋從那兒來？」大家都一

「C你看這個社會還容我們活嗎？」

他們的空氣沉寂了好久，才由C道了聲「Goodbye」別分了他們的前途。

一葉

齊起身讓坐。

「我從八里台」他忙忙的說。

「怎樣，那兒有事情嗎？」李局長像似注意地問。

「我被入頂回來了。」

「怎麼？」

「我被入頂回來了。」

「他有什麼理由呢？」

「什麼理由也沒有，他們說要留著舊日的教員。」

「他能隨便留嗎？」

「所以我回來請示局長來了。」

「那，你還是去。」

「我看不如調換調換，於今滿洲國的事，都不大好辦！」

「季齋，我看你索性不去也能。」小教員，你向來是不屑當的。」

坐在床上的馬校長故意逗他說。

「從前，我已發誓不當小學教員了；不過日本人一來，我倒要當當看看。」季齋微笑的說。

「季齋還是這麼議論風生的，好好的幹，中國復興，還在小學

教員身上呢！」黃先生仰面和他說。

「那自然，我告訴你劍白，你看著吧？你看我老何給小學生灌輸國家思想。」

「說是說，你別這麼胡來。」李局長插著說。

「怎麼胡來呢？這是你教育局長的責任。」季齋大聲說。

「什麼責任？」李局長淡然地問。

「那麼，你當局長管幹什麼的，還不乘著這個機會鼓吹鼓吹？」

「鼓吹什麼？鼓吹三民主義嗎？你沒看見去年事變，前任局長幾乎掉了腦袋嗎？」李局長不高興地說。

「不光是三民主義，凡是知識階級的人，都應該乘時而起，努力宣傳；尤其是我們作教育的人，要不乘此時向兒童心理栽培點復興的種子，我們還配作教育嗎？」

「依你說得怎麼？」

「事情依我不得……」季齋興奮地說：「若依我說，局長乘著春季開學的時候，密令大家在教小學時，暗事宣傳；讓這羣小孩子，腦筋裏先存著中國二字；民族觀念，也由此潛移默化。久而久之，即使現在不能恢復；東北也有早晚恢復的一天。局長您說不應該這樣辦？」

「應該，我也說是應該；但是

誰敢呢？你敢，還是我敢？」

「怎麼不敢，我就敢，可惜我不是局長。」

「哼！假使你是局長，你就這樣辦嗎？」李局長在笑談中漸漸感覺不痛快了。因為從良心上裁判，這當然是自己的責任，但事實上自己又絕對不敢，即使敢，無疑地也要被日人捉去。

「我就這樣辦。」季齋慷慨的說。

「你那樣辦，日本人就捉你去。」

「捉就捉，那怕殺頭，任他的便。」

李局長沈吟了一會，想要捉個題目把他駁倒，因而表出來自己所以這樣因循敷衍的，並不是不愛國，但是愛莫能助。他說：

「借問，你季齋一人死了，與東北大局何補？」

「自然有補助，讓關內人知道我們東北人不是甘心當亡國奴；讓日本人看著知道我們還有漢子！」

「知道了，也不過知道了，還有什麼意思？」李局長索性駁到底說：「東北已竟是滅亡了。滿洲國已竟成立了。大同年號也出來了，經濟歸人把持；官吏，由人任用。人家任何時間，下一道命令，便可以置我們於死地，我們還說什麼呢？我們已竟沒有弄好，把偌大的土地丟掉；我們未來

即使恢復，恐怕也等於石沉大海。我們現在，即使喊一千個口號，貼上一千條反日的標語，那值當什麼呢？我告訴你季齋，東北不光你愛國；但是事實這樣，縱你有多熱血也終歸無用。我們的首領，早就抱著不抵抗主義，一退再退，退到關內。我們的中央，也似乎業已承認既成事實，一切都不關痛癢了。縱使大兵能北上，能够和日本宣戰。那，怕不到我們老耄之後，甚至我們終生也見不著恢復。季齋，饒是你有勇氣有熱血，你向何處使去？我看我們眼前的人，能够苟延殘喘的活著，已是萬難。我們更不該呼喊，不要號叫，呼喊號叫，讓他們密探聽著，捉去，不死也發個昏。那時，你是徒受侮辱，連控訴都不能，何苦的呢，作這無謂的犧牲！季齋你說我說的有沒有道理？」

季局長把這段話說完，覺得十分合式；只坐在那，雙手撫摩著報紙，靜聽季齋的回答。

「季局長，你說的那只是世俗之見。」季齋站在地下打著手式說：「你知道鞠躬盡瘁是怎麼個意思？不是說我們幾個人愛國，講恢復，東北便能立刻奉還；但是至少要表現出幾分之幾的力量，至少還表現出我們民族的企圖或希望。假如我們知識階級，先認定是不可救藥；那東北便真

不能恢復，中國也真不能復興了。我們且先不要顧及他人，我們只要檢討自己。我們只要問問我們是否還在愛國，還在想著恢復，還在要訓練一些後起的復興的健民兒？如果我們還肯這樣作，那我們便應立刻工作，請問這是不是教育局長的責任？」

他們的談話，已經涉入正式的辯論了。同時，李局長和何季齋中間，顯然形成兩種對立的意見。而且顯然地季齋的意見是對的。但李局長面上已覺發紅了，他意思好像認定季齋的話對他有意譏諷。這時候聽了多時的旁觀者黃先生和馬校長，都情不自禁地加入了。

馬校長：「季齋的話，倒是很對；但我看你像是說大話，明兒得看你的事實。」

「局長在這呢，停於日子，只管看我教學的成績。」

「不過，你要發出抗日的成績，李局長可不敢担任啊。」黃先生滑稽的說。

一句話把大家逗得都笑了。

「自然是抗日的成績！」季齋高興地說。